

孤独的女孩

生育诗章

LA PETITE CHARTREUSE NAISSANCES

〔法〕皮埃尔·佩居 □ 著 黄天源 □ 译



l a
Petite
chartreuse



漓江出版社

孤独的女孩

La Petite Chartreuse

生育诗章

Naissances

〔法〕皮埃尔·佩居 著 黄天源 译

Traduit par Huang Tianyuan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女孩·生育诗章/(法)佩居著;黄天源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1
(法国 21 世纪作家作品丛书)

ISBN 7 - 5407 - 3298 - 9

I. 孤… II. ①佩…②黄…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514 号

桂图登字:20—2004—041

La Petite Chartreuse, Naissances par Pierre Péju

© Editions Gallimard 2002 pour La Petite Chartreuse

© Editions Gallimard 1998 pour Naissances

孤独的女孩·生育诗章

[法]皮埃尔·佩居著 黄天源译

责任编辑:金龙格

美术编辑:石绍康

责任校对:徐明 肖丽新

责任监印:黎福芝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 - 2821573 2863978(发行部) 2862090(邮购)

传真:0773 - 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hs@public. glptt. gx. cn

http://www. Lijiang - pub. com

印制:湖南地质测绘印刷厂

开本:890 × 1240 1/32

字数:178 千字 印张:7.5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 - 5407 - 3298 - 9/1·1974

定价:18.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孤独的女孩



一、被汽车撞翻的女孩·····	(3)
二、风雪中的书商·····	(9)
三、超脱的女人·····	(19)
四、等待·····	(30)
五、存在书店·····	(41)
六、初次接触·····	(45)
七、三次出现·····	(58)
八、与作家为伴·····	(66)
九、失眠症·····	(71)
十、石膏面罩·····	(78)
十一、苏醒的奇迹·····	(86)
十二、夏尔特兹山·····	(97)
十三、夏尔特兹的小孤女·····	(108)
十四、忘却书籍·····	(118)

生育诗章

一、灵光初现·····	(137)
二、等待·····	(157)
三、羊水的颜色·····	(176)
四、父亲的感受·····	(201)
五、循环往复·····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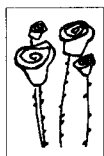
译后记·····	(226)
附记·····	(232)

孤
独
的
女
孩

孤独的女孩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荒漠，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寒雪。

一、被汽车撞翻的女孩



傍晚五点，准确地说，将近五点。这是十一月一个寒冷的雨天的傍晚。书商沃拉（他的名字叫艾蒂安）开着小卡车在大街上飞奔。这时，一个小女孩突然冲到汽车轮子底下，被他撞了个正着。

小女孩四肢纤细，穿着红色紧身衣，戴着风雪帽，柔嫩的肌肉被映衬得略显苍白。她泪水涟涟，一脸失踪孩子的惊慌，朝小卡车直奔过来，在最后的瞬间，把惊恐的眼神定格在流苏般的棕发下。她不知从何处冒出来，整个身子在强烈的撞击下被抛起来，在汽车发动机罩上打滚，前额碰到挡风玻璃上开了花。沃拉透过刹车声，似乎听到了骨头的断裂声。傍晚五点，在机器的轰鸣和尖叫声中，孩子在奔跑中被绊倒，被撞上，然后翻滚着，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书包不见了，一只鞋子也丢了。

在雨水打湿的柏油路上，在一个散了架的洋娃娃般的躯体周围，一摊暗红色的血开始扩大，然后分成小股，在这部突然刹住的汽车轮子间蜿蜒。这是十一月的一个雨天。

傍晚将近五点，此时事故还没有发生，甚至没有发生的必



孤独的女孩

然，因为不管何处都没有任何迹象，只是生活往往会在最后关头出现偶然性，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把预言和预见推翻，让我们的期待成为笑料。

四点半钟，在每一座城市的各个街区，小学里的孩子就放学了。他们把这个时候称之为“妈妈时段”。长长的街道几分钟前还是一片寂静，转瞬间灰色的房子之间一片喧闹，快活中夹杂着稚嫩的叫喊声。学校的大门像贝壳一样张开，众多的母亲站在滴着雨水的帆布篷下，等着把孩子接走。孩子们小小的肩膀上压着沉重的书包，在人群中你推我挤。

母亲们黑压压的一大片，热切地盼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仰起头，伸出光滑的脸蛋，让弯下腰的母亲亲吻，嘴里说着模糊不清的话语，手中挥舞着用硬纸、布料、石膏做成的小玩意儿。母亲们用有力的臂膀，卸下孩子们肩上的重负，藏好他们手中的宝贝玩意儿，一下子就四散开来。雨伞朝各个方向远去，各家各户领着自己的孩子走了，留下了一阵嗡嗡声。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阿姨，带着几个还要看护的孩子，把学校的栅栏门关上。

四周又恢复了平静，光线暗淡下来，雨却更大了。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倒霉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因为倒霉的事情也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转悠。这阴险毒辣的家伙正漫无目的地在不起眼的事情中窜来窜去。

四点半钟，戴着红色风雪帽的小女孩爱娃夹杂在穿过庭院的孩子中。一跨出栅栏门，孩子们就欢快地四散开来，朝各自的方向直奔过去。每个孩子立即能够透过密密麻麻的人群，辨认出仅仅属于自己的那份亲切的情感，那只能把自己的手递过去的手，还有那张可以迅速印上亲吻的脸颊。四处弥漫着母

亲的气味，湿漉漉的气味以及奶油蛋糕的气味。这就是雨天日常的家庭小重逢的景象。

在散开的队伍中，爱娃放慢了脚步，让别人超过自己。她感觉到大滴的雨水从发际滑落到前额。在这所学校、在这个街区、在这座城市，她是新来的。她还很少与同学说话。

像每天晚上一样，爱娃心里很不踏实，害怕在等待的人群中找不到自己的母亲，发现不了那双亲切的眼睛所发出的目光。

偏偏爱娃的母亲爱迟到！常常迟到几分钟，有时甚至更长。自从她们搬到这座城市居住，情况都是如此。每周好几次，当所有的母亲都走完并且消失在街道的各个角落之后，特莱丝才露脸。她手里夹着一根香烟，步履匆匆，显得上气不接下气，远远就打了个意思含糊不清的手势，接着摇头，微笑，像是在乞求原谅，然后又恢复了心不在焉的神情——一种说不清的轻率。

年轻的母亲一成不变地说：“我迟到太多了……我的宝贝爱娃，你会理解的，对吧？”或者随口说出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可是，他们让你提前放学了？”装作不知道学校的大门是准时打开和关闭的样子。不过，直到现在，这位不准时的母亲总算都来接孩子的。对爱娃来说，不要让人转来转去地等，等得头晕，不要让这座她谁也不认识的城市的土地在自己的脚底下陷，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天，爱娃置身于这些湿漉漉的雨衣和滴着水的雨伞中间，越来越感到难受。她的心痛苦地跳着。她眯起眼睛，想看看街道的另一端有没有她要等的妈妈。没有！只有远去的身影。没有任何一个可能是妈妈的女人来这儿。寂静像雾一样越来越浓。学校的大门已经关闭，爱娃根本没有勇气向穿蓝色工





孤独的女孩

作服的阿姨打听，只好自个儿躲在门廊下。她神色紧张，一会儿踮起脚尖，像一头发疯的畜生，躁动不安；一会儿又蹲在地上，一脸的无可奈何，发出伤心的低鸣。她叹着气，搓着脚踝，然后重新站起来。她很清楚自己不认得从学校回家的路。她和妈妈搬到这座城市才两个月，住在公寓里，离学校不近。

爱娃的黑眼睛越来越急速地朝各个方向打量。

这一回，她听到了自己的嗓子发出了“妈妈”的呼唤声。所有走过来的人都是陌生人，真令人难受。那儿，是她来了！唉，不是她。

在这条跟她作对的走廊上，在排水沟旁，面对柏油路上浸满雨水的裂缝，她撑着那张被打湿的皱巴巴的报纸，绝望了。她模糊地感到，自己太渺小了，没有被人看见。

突然，她离开背靠的墙，拔腿就跑。如此瘦小、如此不堪一击的爱娃，背着装满了书、把腰压弯的书包，满街地跑。人行道很滑，车灯在泪水汪汪的眼睛中映出大红星。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她没有放慢脚步，也不看一眼前后左右，只顾盲目地跑着，穿过一条街，然后两条，然后三条或者四条。没有了城市的喧闹声，人们便可以听到她喉咙里没有发出来的抱怨。

爱娃顾不上年幼力薄，拼命地跑，连气也喘不过来，喉咙像是被火烧，大腿很痛，书包沉甸甸的，压得她把脚步放慢了下来。她想把手包扔在地上，但是，没有了书包，她会更疯的。

事故一直还没有发生。这时如果有点别的什么小事，它就不会发生了，比如她可以奇迹般地沿着正确的路线跑；她可以因为太累而瘫坐在一家商店门口，直到某个路人问她：“你迷路了吗？”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冰冷的雨水把运气也冲掉了。

爱娃沿着这条小小的轨道走着，这是一条被抛弃者的轨道。她不知道，母亲这时已经把接孩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到她记起来了，才拼命飞奔过来。但是，她离学校门口还远着呢，要准时到达难哪。

离学校不远，沃拉也在顶风冒雨赶自己的路。两条路线鬼使神差汇合成一个奇特的点，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沃拉几乎总是独自开着装满书籍的蓝色小卡车。他身材高大肥硕，在方向盘和已经尽量后置的座位之间，几乎容不下他的大肚子、肥腿和丰臀。汽车有六百公斤重，载着二百公斤的书，还坐着一百一十公斤的人。总之，机械的重量加上人的重量和书的重量有一吨之多，全压在这条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的四车道的大街上。书商像梦游者一样地开着车，自言自语道：“……这大体上便是绝望。绝望是没有勇气的表现。手一直停留在上气不接下气的绝望之上，停留在这样的一种绝望中：冰雪绝不会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否死了。”

沃拉不喜欢开车，不喜欢开快车，但是，为了运那些在远处或者另一座城市买的古书和旧书，他不得不开着自己的小卡车，融入车辆飞速穿梭的大街中。

这一天傍晚，道路湿滑，水潭四处可见，雨刮也不灵了。爱娃仍然沿着与大路平行的侧道跑。她踉踉跄跄，拨开行人，好几次快要撞到金属杆、水泥柱子上，膝盖也被碰破了。

无尽的大道像大河一样奔腾、咆哮着。她走了一会儿，才决定横穿过去。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钻进停着的汽车减震器之间，然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径直冲向飞奔的汽车。

就那么一瞬间，书商沃拉还来不及看清楚，一个瘦小的身



躯，在被雨水隔成黄色条纹的灯光下，冲向他的汽车。他十分紧张，惊恐得缩成一团。脚刹撞坏了，方向盘拧向了左边，但仍然紧紧地抓住方向盘，仿佛靠自己的双手能够拦住这头冲向自己的猎物的铁兽。但是，太迟了……车子打滑停了下来。沃拉、方向盘、汽车，都成了一堆金属，绊倒了小女孩，把她从柏油路面卷起来往上抛。一阵沉闷的撞击声过后，在刹车的嚎叫声、人的尖叫声和其他车辆的撞击声中，人们听到了身体碰撞到挡风玻璃发出的断裂声。这一切，好像没有穷尽。

沃拉逐个地看到了红色的小风雪帽、惨白的脸色、突然从那双睁得大大的大眼睛里透出的恐惧，还有这双从自己的眼睛中一闪而过的眼睛。良久，他仍然相信自己透过挡风玻璃能够清晰地分辨出这张脸。这是一张孩子脸，被撞得皮开肉绽，与他的老人头只隔着这层透明玻璃。

然后，车子不动了，在恐惧中停住。沃拉的身子像被水泥浇在驾驶座，手则被焊在方向盘上，十分沉重。



二、风雪中的书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终于能够动弹了。他打开车门，正欲下车，脚却套进挂在驾驶座旁边那条从未用过的安全带里，人重重地跪跌在地上，双手趴在黏糊糊的柏油上。几米之外，无数车子原地打住。在车灯光束的照射下，他看见了伤者，便爬了过去。一切仿佛笼罩在令人不安的寂静中。

他爬到伤者跟前，这时好像有一支虚拟的乐队操起千百件乐器，合奏起杂乱无章的乐曲。他看见自己面前一动不动的小东西，是那个瘦小的女孩。她的头部被撞得歪歪扭扭，手臂脱了臼，一只冻红的脚上没有了鞋子。他不敢碰一下。他靠上前去，在这双半闭的眼睛上面，在这张蠕动着并流着血的嘴巴上面，在极度惨白的肌肤上面，在泥巴和血迹上面，他屏住了呼吸。他双手趴在地上，看见一小股血水在黑色车轮发烫的橡胶下流淌。

这时，乐队的音乐响了起来，叫喊声、小号声、铜管乐声交织在一起。沃拉猜出，在他上面及四周，有一群黑压压的人群，正在大喊大叫。有些人甚至抓住他，把他拖出来。人们想用力把他扶起来，让他从惊吓中回过神来。他想说：“她还有



孤独的女孩

气，只是在流血，她还有气……”但是他发不出声音来。他好像在梦中，没有感觉到有人用脚踢他，粗暴地踢他的屁股。很多双手抓住他的头发，扯他的衣服。但是，他太重了！最后，几个男人一齐动手，才把他扶了起来。他们都是警察。鸣着警铃的救护车已经来到，旋转灯的蓝光断断续续地照着一张张陌生的脸。一位女士把孩子的小鞋子送了回来。“她还有气……”他喘着气，像垂死的人有气无力地说。

在警车里，一位很年轻的警察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并且平静地向他提一些问题。车里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是被打湿的皮衣的气味，冷飕飕的老人的汗气，还有烟味，都混杂在一起。沃拉慢慢缓过气来。他先验证一下眼镜是否一直戴好，然后把手往裤子上擦拭。他特别强调说：“是她撞过来的，是她撞过来的……”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只是模糊不清。他没有争辩，就在警察递过来的塑料管子里吹气，按他们的要求，突然鼓气；还按他们的要求，该签字的都签上字，从口袋里拿出驾驶证。证人向另一位同样年轻、同样平静的警察述说他们所目睹的事故的经过。

警察和证人一起下了车，留下沃拉独自呆在车上。他看见担架经过，听到救护车的呼啸声。要是能尽快把小孩送去急救，她就不死，也不会死……透过装有金属栅栏的玻璃，他看到警察打着电筒，勘察他的小卡车，查看被打翻然后散落的书籍。交通部分中断，发动机的声音盖过了说话声。

沃拉想他会被带走。他想象出不被带走的理由。但是，那位一身湿的警察用塑料布护着驾驶证，走上车来。他说：

“您可以到现场去看看。事故报告已经做好……汽车状况良好……酒精试验呈阴性……您不可能有大的问题，根据证人的证词，是小孩太过慌张……什么也不看……钻到了汽车轮子

底下去了……晚些时候再传唤您，您得到场，但现在您可以走了……”

“那么孩子怎么样？会脱离危险吗？”

“哦，她已经被送到医院急救了，会尽力抢救她的……不幸的是，这种事天天都会发生……”

沃拉走下警车，扶好被雨水打湿的眼镜。警察拍着他的肩膀说：“好了，把车钥匙拿好！”他还得开车啊！

警车重新发动，人群已经散去。天上掉落的不是雨水，而是酸涩的孤独。在沃拉和世界之间，隔着一层腐蚀性的浓雾。他的手发抖，怎么也无法把钥匙插进锁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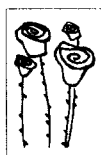
发动机终于还是转动起来。承载着书的重压的小卡车完全与先前一样，摇摇晃晃地行驶。不过，沃拉这一回在大街上开得极其缓慢，胆战心惊，害怕又会撞车。后面的车按起喇叭，他盲目地拐了弯，转进另一条街，然后又转到另一条，耳朵里回荡着女孩瘦小的身躯被撞、被抛到发动机罩碰到挡风玻璃时发出的沉闷而巨大的响声。那是骨头的碎裂声，是刹车的磨擦声，还有车子打滑、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他的手指抓着方向盘，荒谬地变得僵直。大腿和臀部的所有肌肉都压在了脚踏刹车上。

书商沃拉就这样驾驶着，满脑子里都是死人的梦幻。街边的灯火闪动着，然后又熄灭，让他不知所措，甚至闯了红灯。

人们又按动喇叭。车子越来越少，街道愈发空荡，光线愈发黑暗。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城，穿过最后一大片密集的房屋，上了一条通往大山的公路。

车子在大街上的人群中间，在房屋、高楼和商店之间慢悠悠地穿行。这个城市允许这样。过了一会儿，他就上了山，独自来到一处荒野之地。





孤独的女孩

山上到处是弯道，还有一处已经很陡峭的坡，接着是修筑在岩石峭壁上的弯曲小路，一些石头掉到路上来了。沃拉尽可能放慢速度，仿佛随时都要停下来似的。脚下是灯火通明的城市，那条发生车祸的橘黄色大道，那家大医院明亮的建筑物（小女孩应该已经被送进了这家医院），蓝色的彩虹灯，时红时绿的车灯，都清晰可见。城市就淹没在黑魑魑的大山中。

但是沃拉再也停不下来了。他穿过荒凉的村落、森林、山谷和杉树林。城市突然消失，陷进这个光线退尽的黑洞中。城市就这样神奇地被大山的威力抹掉。于是，雨水变成了溶化的雪，然后，随着海拔的增高，变成白色的飞雪，旋转起来。

路越来越陡，最要命的是更窄了，像是密林中的一条小缝，一不小心就会迷路，甚至粉身碎骨。小卡车实际上已经动不了了，好像睡着了似的，每走一步都要犹豫一番，来到山口上，终于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呆在路上，精疲力竭。沃拉打开车门，让雪花静静地飘落自己身上。四周白茫茫的一片，雪花挂在树枝上，散落在道路两旁的草地上。霜块的银白色使黑暗减弱了些许。

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地方有一家旅馆，门已经完全关闭，窗户也黑魑魑的，朝着黑洞洞的树林。扫雪车瘫在一旁，砍下的树干堆积如山，像裹尸布下的巨型死人。稍远处，大路又通向密林深处，向另一个山谷延伸。

沃拉费力地从车中抽出巨大的身躯，站立在夜幕里，仰头朝天，双手插在衣袋里，在孤独中行走起来，脸上和肩膀冷得像被刀割一样。

他先是觉得脚下的公路像一块柔软的地毯，然后又觉得他朝前走着的林间小路埋在旧雪里。他在低矮的树枝和多节的树根中穿行。他几乎辨不清周围的一切。这是一条消失在岩石中